

如把官员的帽子与房价的调子结合起来,不仅会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观加以正确引导,而且告诉百姓,中央关注民生问题的力度是很大的。  
——微言

当我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上还只能充当陪太子读书的角色时,以超前的意识来赋予足球更多的内涵和外延,痛苦的往往只能是球迷自己。  
——胡豆

民间视点

一日六餐的“吃”法

陕西乾县大王村曾是咸阳市命名的小康村,近年来由于村干部挥霍浪费,导致集体财产损失,村庄公益事业瘫痪。8年间,村干部吃喝1999次,有时一天竟然“吃”了6顿饭。初步清查发现,“问题账目”数额达百万元以上。

公款吃喝的大嘴如黑洞,早已不是新鲜事,然而大嘴竟然一天要“吃”6顿饭,还是让人感到了震惊。大嘴不但一天要“吃”6顿饭,还要抽烟喝酒。清账发现,大王村村干部8年里共计买烟24253盒,年均3000多盒;共计买酒4879瓶,年均约610瓶。干部吃饭、抽烟、喝酒,用句流行的话讲叫做职务消费。

一个好好的小康村,就这样叫村干部糟蹋了,这个惨痛的事实,又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过去都认为村干部的管辖范围很小,其权力有限,可用于寻租的空间不大。其实不然,村干部腐败不但不可轻视,而且危害极大。大王村的教训告诉我们,班子烂掉了,好摊子也会弄成烂摊子。把“小康村”被村干部弄垮的教训放在更大的背景下考量,我们更能发现其普遍的警示意义。今天,如何抓好村官队伍建设,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说,更是一个基础工程。否则如果村官变了贪官,那么财政投入再多,恐怕也只能落进黑洞。

奚旭初(媒体从业者)

便服禁入检察院?

湖南湘潭市公安局一名民警与同事日前到湘潭县检察院办事,遭到殴打并被手铐铐住,媒体报道说,这位民警到检察院找厕所时遭到殴打,之后便发生冲突,而冲突的原因是“穿着便服才引起了这次误会”。

挨打完全是因为“穿着便服”,以此类推,检察院也只有“穿制服”才能够随便进的,那厕所也只有“穿制服”者才可以使用。这是什么规矩?检察院一不是保密机关,二不是军事机构,翻开国家的任何一部法律和条例也没有规定群众不得进入的一条,何况人们凡到检察院来,基本都是办事的,否则谁敢随便出入啊?

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,这并非一场“误会”,而是一个观念问题。一些单位习惯戴着有色眼镜,对群众另眼相看,而不肯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。对照胡总书记提出的“八荣八耻”社会主义荣辱观,服务人民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,而需要真正的作为。像湘潭县检察院这种“误会”如果放大开来,名为服务人民,实乃背离人民。一个国家机关连群众上厕所都可能以“误会”对待,还谈什么热爱祖国,服务人民呢?  
朱绍华(自由职业者)

落实房价有必要动动地方官的帽子

第一关注

微言

建设部官员日前说了一番令公众耳目一新的话:“与前两个‘国八条’相比,这次‘国六条’最明显的变化是,发文单位多了监察部和国家统计局。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,这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房地产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去年的两个‘国八条’执行不力。此次‘国六条’中,监察部的介入,显然是‘动干部的’。”

居高不下的房价,不仅是重大的社会问题,而且是重要的政治问题。在很大程度上,房价高低意味着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水平和居民对政府工作的

满意程度。前不久,刚刚发布的房产新政“国六条”中有许多具体的调控措施,对某些在发达国家本该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再一次动用了行政权力。因为当前的地产开发和房价上涨在有些地方已有恶性膨胀趋势,必须通过行政权力来加以遏制。新华社日前报道说,国土资源部通过对2004年9月以来的用地检查发现,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少的在60%左右,多的甚至在90%以上。这些数字,从侧面验证了监察部介入的必要性。

某些城市的高房价,并非全部都是所谓的炒房团哄抬或地产商结盟所致,而是地方官员追求GDP数字增长以显示自己的政绩所致,他们用飙升的数

字作为仕途晋升的资本,而忽视了普通大众的切身利益。两天前,江苏北部一个城市的负责人谈到城市建设时,把房价4年上涨3倍作为政绩津津乐道,并且判断本市的房价还要涨。部分地方官员为了多出政绩,把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上,对房地产商来者不拒,并给以特殊政策百般优待。就发展当地经济而言,招商引资没有什么不好,但在缺乏顾及百姓利益的考虑之下,显然就缺乏正当性了。

今年1月到4月,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投资额1.8万亿元,大量投资最终落在了土地上,其中很大一部分项目用地是违法用地,而严重的土地违法问题几乎都与地方

政府有关。地方政府的问题就是地方官员的问题,地方官员的思维理念与行事方式,在某种意义上决定该地区的发展模式和市场起伏。国务院各职能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范围,国土资源部门只能就事查事,但管不了事情背后错误的政绩观,或者是干部的不作为。监察部的介入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些问题。可是,监察部的威慑效力要想在实践中显示出效果,必须对某些违法乱纪、不顾及百姓利益的地方官员加以严肃处理,才能杀一儆百,让地方官员看到国家调控房价的决心。

正如建设部那位官员对媒体所说,房地产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去年的

两个“国八条”执行不力。房价降不下来,并非国家调控政策不够多,而是政令执行过程中有水分。一边是“国八条”、“国六条”的紧锣密鼓,一边是房价涨声不止,这严重损害了国家政策的公信力和权威性,也让普通百姓无所适从。因此,把官员的帽子与房价的调子结合起来,是稳定房价的有效措施,不仅会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观加以正确引导,而且告诉百姓,中央关注民生问题的力度是很大的。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,官员的惰性必须在有效的监督之下才能避免,而这种有效的监督必须是真正动了他的官帽子。

(作者系北京学者、博士生导师)

市事关心

胡豆

中国球迷活该受伤

世界杯开锣了。尽管早就有医生提醒,消夜熬夜会迅速催肥,而且经常熬夜会导致情绪失控、脾气暴躁,但对于4年一次的足球盛典,球迷自然会拿提醒当耳边风。

不过,为了看世界杯身体上受点煎熬是可以调理的,但看到心仪球队输了球,心理上的创伤则无药可治。于是英国一家保险公司推出了一种“球迷心理创伤险”,试图以金钱来抚慰球迷受伤的心。球迷只要花105英镑投保此险,一旦英国队提前离开世界杯,就可以获得100万英镑理赔。球队输球固然令人痛苦,但伤心之余想着即刻可以成为百万富翁,想必伤口恢复的速度不会慢。

听说在广州,就有这么一位痴心的女球迷吴小姐,准备依葫芦画瓢地在市内保险公司为自己可能遭遇的“心理创伤”上个保险。谁知一圈打听下来,保险公司个个摇头:心理创伤险,国内没得卖!

国外的球迷心理受了伤,可以找保险公司赔,为什么国内的球迷就不行?投保不成的吴小姐颇感受伤。看来这位吴小姐的球迷意识在中国可谓相当超前。但是别忘了,一种文化氛围的养成离不开肥沃的文化土壤,足球意识的高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足球水平的高低。当我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上还只能充当陪太子读书的角色时,以超前的意识来赋予足球更多的内涵和外延,痛苦的往往只能是球迷自己。

想起了足球圈中曾经流行的口头禅,“做球迷苦,做中国的球迷更苦。”唉,没办法,为了世界杯,只能把所有的忧伤都自己扛了。

说天下

扎卡维斩首

“基地”头目扎卡维被打死后,人们纷纷猜测“基地”排名前两位的本·拉丹和艾曼·扎瓦希里的命运。不过,阿富汗战争之后,“基地”已演变为结构松散的组织,美国近年来采取的“斩首”策略,使该组织一批重要人物纷纷落马,但并未有效遏制该组织的活动,即便该战术能把“基地”关键人物全都消灭,是否真能让类似的恐怖组织销声匿迹,值得思考。(作者:达纳·萨默斯/美国《奥兰多哨兵报》)张哲辑



观点交锋

毛建国 张红蕊

院士收入低于10万合理吗?

据《京华时报》报道,近日,中国工程院公布一项调研报告:该院院士收入10万元以下的占24.1%。一位院士表示,社会上谣传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是不符合实际的。

正方

院士享受副部级又何妨

年收入10万,对于一般人来说确实不算少。但对于院士来说还是少了。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,从院士的学术及其对社会的贡献来说,其收入都应该居于社会顶端。君不见,现在社会上10万年薪者比比皆是,有些明星唱首歌、陪人吃个饭,就是十几万。而且在院士队伍中,还存在着贫富不均现象。

院士为何贫富不均?我们能够理解,如专业的冷热不同,所处的地区差异等。笔者更关注的是,院士到底够不够享受副部级的资格?

近来,舆论对院士的负面报道不少。我们不能因为

个别院士的不自律,就否定院士的群体形象。调查表明,有57%的院士获得了国家和省部级的重要科技奖励,86.3%的院士仍在带研究生,74.3%的院士仍有研发课题。这说明院士仍然需要国家、社会的尊重和保护。

实事求是而言,院士对社会的贡献并不比副部级干部小。我们可以说,培养一个副部级干部相对容易,培养一个院士相对要难。因此,院士完全有资格享受副部级待遇。这是对知识的尊重,因为知识是无价的,是第一生产力,不尊重知识,无疑是国家之悲、社会之痛。毛建国(媒体从业者)

反方

院士收入不是低而是高

笔者诧异:在一个城市年人均收入不足万元、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两千多元的国度里,竟然把年收入不足10万元的院士待遇定为待遇低!笔者实在不愿表示同情。

姑且不说那些年收入在10万及20万以上的“贵族”学者,仅就这个不足10万来说,已是城镇居民近10年的人均所得了。

院士是普通人吗?其津贴真的是“各地也会再给一点,但都不多”吗?在此,我们不妨偶拾几例:从2004年起,河南省属单位院士年薪不低于20万元,省财政为院士每人补

贴20万元配备工作用车,院士享受相当于副省级的医疗待遇;广州人事局规定,给予在广州工作的两院院士每月津贴10000元;山西省中北大学规定的引进院士待遇为,科研启动费200万元、安家费10万元、年薪20万元、来校后分配260平方米住房……

当然,院士的确不是普通民众,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,他们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和社会认可。但我们必须认识到,院士应是种最高的学术称谓,而并非“稀缺资源”,更不是与市场挂钩的商品。

张红蕊(教师)

纠错·意见·建议

020-34323133 34323036  
media@xxsb.com

手机号为136 xxx 95490的王先生来电反

映:8日A11版(责编:施融、李化然,校对:罗志洪)头条第二个小标题下的第九行“仍在地上”的“仍”应为“扔”。

手机号为137 xxx 97552的林先生来电反

映:8日A15版(责编:李化然,校对:黄虹)《醉汉霸道打的惨遭乱刀报复》一文第二段倒数第四行的人名“官正英”应为“官英正”。

林先生与手机号为

138xxx94092的兰先生来电反映:昨日A20版(责编:袁炯贤,校对:张配吉)《揭露“陈易卖身救母”的真相》中的“时间:2006年9月15日”中的“2006”应为“2005”。椿桦辑